

下集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范桥 卢今 选编

丁玲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丁玲散文

下

● 范桥 卢今 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目

录

卷七 文艺放谈

我们需要杂文·····	(3)
关于杂文·····	(6)
漫谈散文·····	(11)
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	(15)
荣获 1951 年斯大林文艺奖金后对苏联 记者的谈话·····	(19)
答外国驻京记者问·····	(21)
答《当代文学》问·····	(24)
答《延河》记者问·····	(30)
谈文学修养·····	(36)
作家与大众·····	(47)

创作与生活	(52)
文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62)
复一个青年读者	(66)
写给女青年作者	(72)
生活、思想和人物	(77)
随谈	(98)
我所希望于文艺批评的	(107)
生活·创作·时代灵魂	(110)
恋爱与文艺创作	(125)
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	(130)
作者应该对读者负责	(140)
如何能获得创作的自由	(146)
根	(153)
关于通俗文学	(165)

卷八 作品评论

介绍《到 M 城去》	(171)
读魏巍的朝鲜通讯	(173)
——《谁是最可爱的人》与《冬天和春天》	
我读《收获》	(177)
影片《偷自行车的人》观后	(184)
我读《东方》	(190)
——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	
一朵新花	(195)
——读《第二次握手》	

赞《陈毅市长》	(203)
我也在望截流	(209)
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213)
——读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	
漫谈《牧马人》	(221)
我读《洗礼》	(229)

卷九 创作经验谈

我的创作生活	(241)
我的创作经验	(245)
给《大陆新闻》编者的信	(248)
一点经验	(251)
谈自己的创作	(256)
我的生平与创作	(268)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276)
答《开卷》记者问	(284)
解答三个问题	(295)
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一次谈话	(309)
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	(320)

卷十 序 跋

《在黑暗中》跋	(325)
《一个人的诞生》自序	(327)
《某夜》附记	(331)

《意外集》自序	(333)
《河内一郎》后记	(335)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	(337)
序《一年》	(339)
序《桑干河上》	(340)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	(342)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前言	(347)
《陕北风光》校后感	(350)
《我在霞村的时候》校后记	(354)
《一二九师与晋察鲁豫边区》自序	(355)
《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	(360)
《丁玲选集》自序	(362)
《延安集》编后记	(363)
《丁玲短篇小说选》后记	(364)
《丁玲短篇小说选》意大利文版序	(369)
为法文版《丁玲短篇小说选》写的前言	(371)
为英文版《丁玲短篇小说选》写的前言	(373)
序《到前线去》	(375)
序《丁玲自选集》	(380)
——写给香港读者	
《丁玲近作》跋	(383)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重新发表附记	(385)
序《丁玲戏剧集》	(387)
漫谈《迷人的海》	(395)
——再版《丁玲散文选》的前言	
写在前边	(3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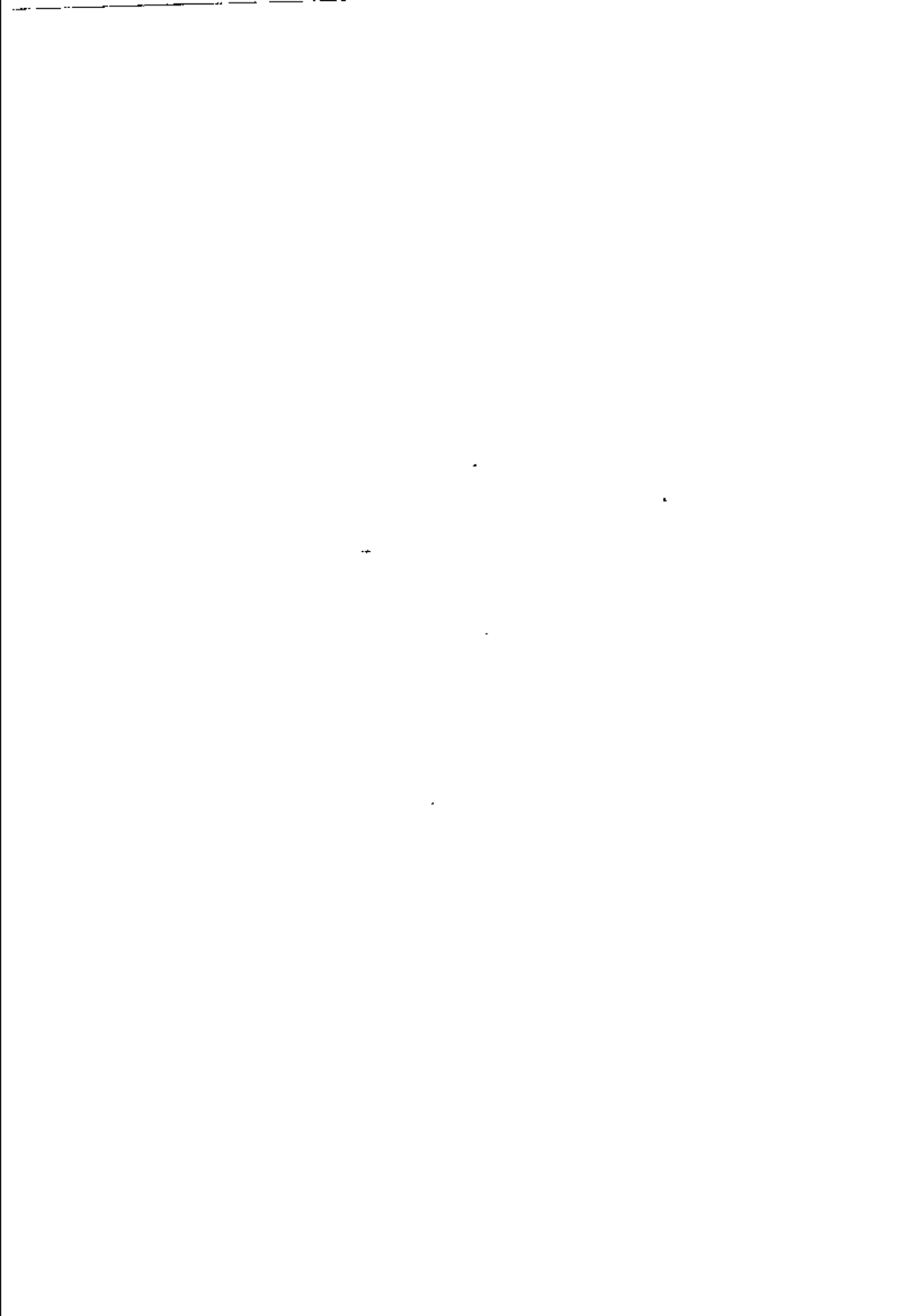
——《丁玲论创作》前言	
序《殷夫选集》	(401)
序《叶圣陶论创作》	(404)
为艾思奇著《论文化和艺术》作序	(413)
——与艾思奇同志相处的日子	
浅谈“土”与“洋”	(417)
——《延安文艺丛书》总序	
怀念仿吾同志	(427)
——《成仿吾文集》代序	
永远怀念他的为人	(434)
——《冯乃超文集》代序	
他选中了一个很好的题目	(438)
——序《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	
序《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	(442)

附录

毛泽东与丁玲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	(447)
——陈明访谈录		
丁玲及其创作	陈 明	(469)

文艺放谈

卷七



我们需要杂文

有一位理论家曾向我说过：“活人很难说，以后谈谈死人吧。”我懂得这意思，因为说活人常要引起纠纷，而死人是永无对证，更不致有文人相轻，宗派观念，私人意气……之讽刺和责难。为逃避是非，以明哲保身为原则当然是很对的。

另外的地方，也有人这样说：“还是当个好群众，什么意见都举手吧。”

甚至像这样应该成为过时的哀怨我也听到过很多了：“我是什么东西，说句话还不等于放个屁吗？”

这些意见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我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主，如何开展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我们缺乏气度，缺乏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同时，也表现了我们没有勇气和毅力，我们怕麻烦，我们怕碰钉子，怕牺牲，只是偷懒——在背地里咕咕咕咕。

有人肯说，而且敢说了，纵使意见还不完全正确，而一定有人神经过敏地说这是有作用，有私人的党派、长短之争。

这是破坏团结，是瞎闹……绝不会有人跟着他再争论下去，使他的理论更臻完善。这是我们生活的耻辱。

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

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需要最锋利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写杂文。他的杂文所触及的事物是包括中国整个社会的。鲁迅先生写杂文曾经被很多“以己之短轻人所长”的文人们轻视过，曾经被人骂过是写不出小说才写杂文的。然而现在呢，鲁迅先生的杂文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武器，最辉煌的文艺作品，而使人却步了。

一定要写出像鲁迅先生那样好的杂文才肯下笔，那就可以先下决心不写。文章是要在熟练中进步的，而文章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

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

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

1941年10月

关于杂文^①

我最近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杂文问题。杂文古已有之，但杂文作为战斗武器，却是自鲁迅开始的。我最早接触鲁迅的作品是他的小说，我到现在还喜欢他的小说。中国新文学有很多好小说，但是塑造能永远留下来的人物形象的作品还得首推鲁迅的小说。有些人的小说当时看还有味，现在看就没味了，但看鲁迅的小说还是越看越有味。小说里面必有悲欢离合，叫人读起来掉眼泪、感叹、高兴、伤感。我从小喜欢看小说，看到里面人物哭我就哭，人物笑我也笑，思想感情跟着小说中的人物走。我看《红楼梦》，林黛玉哭我也一定哭，林黛玉不哭我还在那儿哭呢。我们喜欢从作品里面找我们所爱的人物，同情的人物，恨的人物，沉醉在里面，脱不开里面的人与事。当然也还有不好的小说，如30年代的鸳鸯

① 本文是1981年8月7日在吉林省暨长春市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编者

蝴蝶派、言情小说。鲁迅的小说却不是这样，他的小说使人思考，觉得矛盾重重，这些矛盾又不是一下子能轻易解决的。现在有些小说也写矛盾，写谈恋爱，双方误会了，过两天这矛盾解决了，双方又和好了。这是一些小小的矛盾，容易解决的事。而要触及到一个人生和整个时代社会里面的矛盾，则不是那么容易的。鲁迅的小说叫人思索，令人不安，令人不能袖手旁观，令人兴起。鲁迅小说里面没有写英雄，如果有就只有一个阿Q。但小说里面的人物，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是生活里面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和小说中的人物比较起来，说这个像九斤老太太，那个像阿Q。即使在今天，我们在社会的什么地方、某个角落，还可以看到他描写过的人物。时代已经变了，他写的是七十年前的阿Q，穿清朝的衣服，或是留着辫子的孔乙己，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虽然他们穿的也许是喇叭裤、制服，不是秃头，也不留辫子，面是长头发、大鬓角，但他们照样是阿Q。像祥林嫂那样的悲剧，现在还有没有呢？在我们社会的另一面，有没有妇女像祥林嫂那样被现代的某些人所崇尚的封建迷信、资产阶级的颓废生活、买办样奴的思想所桎梏、所毒害，最终牺牲了的呢？鲁迅的小说好就在这里，吸引人之处也在这里。但我回想起来，我最崇拜、最喜欢的还不全是他的小说，而是他写的杂文。我更喜欢他的杂文。

鲁迅杂文兴盛的时期，正是他战斗最酣的时期。那时，别人也有些杂文写得很好，出现了如唐弢、何干之等人。鲁迅逝世后，杂文衰落了。后来，在延安也时兴了几夭。最早的是大砭沟（文化沟）里的墙报《轻骑队》，那上边有许多杂文，所论的问题比较广泛。我在那时凑了点热闹，写了一篇《我

们需要杂文》，登载在《解放日报》的“文艺”栏上。这篇文章五八年被漏掉了，没有列入“奇文共欣赏”这一栏。但是，我约罗烽写的那篇《还是杂文时代》，却受了株连，登上了“奇文共欣赏”的黑榜。我那时也出了点事，造了点名气，那就是《“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不过有点杂文味道。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挨了批评，第一个批评我的是曹轶欧。那时毛主席还是保了我一下，说《“三八节”有感》有批评也有建议，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当时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要对《“三八节”有感》来个大批判。整风学习的时候，组织上还把我调到文抗去领导整风学习。但到了1958年，这篇文章成了大毒草，成了“奇文共欣赏”里的一篇。甚至还有人引伸说延安文艺整风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才搞起来的。个人因此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但这样对待历史，歪曲事实，却是不科学的，不应该的。

现在报纸上也有杂文，讽刺几句霸权主义，或者是针对我们自己：高干子女的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后门”问题，或者结婚花钱讲排场的问题等等，相声里面也常批评、讥讽这些事。这里面确有一些好文章，但大部分却写得没有力量，问题挖得不深，道理说得太浅，有的还夹杂一些庸俗之见。这自然就很难吸引人，杂文不能往深里写，原因可能是这样：有的人怕批评，文章还没有说到他，他自己就对号入座；有的人自己怕闯祸，分明看出问题了，也有很好的意见，但前车有鉴，因文取祸，最好还是少管闲事。鲁迅则不然。我以为鲁迅后期不写小说而写杂文，是形势逼出来的。因为写小说太慢，而身边发生的事太多、太快，只好放下那个武器，操起更灵便的武器杀了出去。杂文来得快，打敌人打得准，打

得狠。自然，小说作品，有其伟大的地方，可以反映一个较完整的社会，一个时代，一些较深刻的问题。只是写一部小说，需要的时间较多。而且，又较含蓄，问题、思想，都需要让读者自己慢慢体会、悟解出来，而且有的人一时还不一定悟得出来。杂文就不一样。杂文紧紧抓住一环，痛快淋漓地打，鲁迅就主张打落水狗。鲁迅在他的杂文中，留下许多杰作，令人永远欣赏他锋利精辟的语言和明快的思想。

现在党中央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发自强，振兴中华，我们应该欢迎有识之士针砭时弊，即使有错也可以百家争鸣，大家讨论。

我又想到杂文是不是只有像鲁迅的一种写法呢？我想不是。我们现在写杂文应该学习发展鲁迅杂文的文风，更多种多样，比鲁迅写得更明确、更明朗些，更痛快些，更直接些。因为现在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自由讨论。可以揭发问题，针砭时弊，也可以歌德，拥护什么，提倡什么。为什么杂文只能写打倒什么，不能写拥护什么呢？我们也可以用杂文的形式说明我们拥护什么，提倡什么。

少数干部有特权思想，但大部分干部并没有特权思想。那我们就可以明说某某有特权，而不要把所有的高干都包括进去。其实，高干中很多人朴素勤谨，不追求享受，严以律己的。你写那些腐化了的，也可以写那些好的，实际上还是好的多嘛。如果你要揭发，但不能看见问题的全面，只是鸡毛蒜皮，浮浮泛泛地写，或者你了解光明面，但又不大胆歌颂，只是扭扭捏捏，闪闪忽忽，缺少热情，那么这些文章，小说也罢，杂文也罢，都会没有力量，都不会被人喜欢的。现在说我们还需要杂文，不只是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单枪匹马

去战斗，而是要把这一种形式的文章丰富发展，运用于各方面。文章思想要明白，立场要正确，文字要隽美，提的问题要准，打击敌人要狠，歌颂人民要热情。要结合时代，有现实意义。一切为了团结人民，向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余毒，向外来的资产阶级的腐朽庸俗，勇猛进攻。而对新的生活，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建设，对民族的优良传统，人民的善良心灵，要强烈地拥护和颂扬。我们自己要和人民融成一体，和人民一起，奋发有为，生活在美丽的、沸腾的、健康的、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把百花齐放中的“杂文”这一朵花开放得更加饱满，让它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面在灿烂阳光下发出光辉。